

《嫁在天国的女人》姊妹篇

追梦者

王书强◎著



坚守正道，
坚持与人为善，
坚定信念脚踏实地，
才是追求美好生活
应持有的态度。



吉林文史出版社

《嫁在天国的女人》姊妹篇

追梦者

王书强◎著



坚守正道，
坚持与人为善，
坚定信念脚踏实地，
才是追求美好生活
应持有的态度。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追梦者 / 王书强著.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472-4675-7

I. ①追…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7684 号

追 梦 者

ZHUIMENGZHE

出 版 人 / 孙建军

作 者 / 王书强

策划编辑 / 董满强

责任编辑 / 王明智

封面设计 / 陈丽维

出版发行 /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 130021

网 址 / www.jlws.com.cn

电 话 / 0431—86037501

印 刷 /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mm×1000mm 16 开

字 数 / 222 千

印 张 / 14

版 次 /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72-4675-7

定 价 / 36.00 元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两个女儿 / 001
- 第二章 爱花和彪子 / 005
- 第三章 欲望 / 011
- 第四章 超市打工 / 014
- 第五章 出走 / 018
- 第六章 “连锁销售” / 021
- 第七章 误入传销 / 027
- 第八章 诱惑投资 / 032
- 第九章 奇怪的工作 / 035
- 第十章 奇思异想 / 040

- 第十一章 混混儿二狗 / 044
- 第十二章 彪子入行 / 050
- 第十三章 黄粱美梦 / 055
- 第十四章 好梦难圆 / 062
- 第十五章 美梦破灭 / 072
- 第十六章 娱乐会所 / 086



目
录



第十七章 有财犯法 / 095

第十八章 奇怪的交易 / 099

第十九章 女人失踪 / 107

第二十章 结冤 / 113

第二十一章 走出困境 / 116

第二十二章 决斗 / 121

第二十三章 寻找有情人 / 128

第二十四章 有情鸳鸯无情棒 青梅竹马两茫茫 / 137

第二十五章 恩爱鸳鸯难相见 血泪分别两离隔 / 144

第二十六章 难圆富贵梦 要雪欺骗仇 / 156

第二十七章 原是家贫女 富贵难留家 / 166

第二十八章 回心转意 脚踏实地搞实业 / 173

第二十九章 寻证据，二狗子千方百计 凭良心，牛梵天尽心竭力 / 180

第三十章 靠证据，惩恶扬善 追根基，原是姐妹 / 188

第三十一章 善恶有报 实业终究能致富 / 198

第三十二章 心愿 / 205

第三十三章 “天上人间”的婚礼 / 211

后 记 / 217

第一章 两个女儿

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温暖潮湿的山区一片光明，远处的山峰在太阳光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青绿苍翠，蔚蓝的天空飘着几片白云，忽隐忽现地遮挡住阳光，门前的流水却潺潺不息一如既往地奔向远方。山还是那样静，水还是那样清，一缕清风吹过的时候，让人觉得心旷神怡，也让人觉得时光无限美好。

兴隆饭店靠山的一棵大槐树下，老态龙钟的“麻秆子”和王春喜、李玉锦坐在一块青石板上，商量着一件事情——关于远在他乡的孙子们结婚的事情，他们去不去？能不能去？因为一晃已经快30年，时光老人毫不吝啬光阴地把他们变老，年近70岁，身体已经让他们觉得行动有些不便。他们不愿意给儿孙们添麻烦。

麻秆子起身抓了一把清热泻火的青茶，放在青花瓷茶壶里，倒入电壶里滚烫的开水，茶壶里立刻泛出一缕清清的茶香。他洗了洗茶杯，给李玉锦和王春喜每人斟了一杯。

“你去还是不去？秀英到底是你的孙女……”李玉锦低着声音问“麻秆子”。他们现在是老亲家。

“我离不开，你看看这兴隆饭店，如今只有我一个人……”麻秆子说。老伴儿已经不在，儿子和媳妇前几天去了外地谈生意，孙女麻秀英烹饪学校毕业后，前不久也去寻找青梅竹马的王浩，他们是一对恋人，结婚的事是王浩和秀英电话告诉王春喜和麻秆子的。王浩就是王春喜的孙子。孙子们结婚的事情让他们既高兴又忧愁。

“让锁子和泉泉去，我们毕竟老了……现在是年轻人的世事。”



“只是，我很想念燕子，自从她嫁到秦川地方，多少年，我们没有见过面了……孙子在电话里提到了他们的燕子姑姑。我想看看她，只是这腰痛病又犯了……去不了。”李玉锦有点伤感，小燕子出嫁时不满20岁，是她和王春喜做主，当自己的女儿一样，光光鲜鲜地嫁了出去。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他们很少见面。

“由事不由人，都是为了过好日子……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以后还是有机会见面……”王春喜劝慰着老伴儿说。

这些年来，儿孙们为了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各奔东西寻找自己的坐标，只是每年的春节回家来看望他们。孤独让他们渴望和儿孙在一起。接到王浩的电话，王春喜和麻秆子已经是激动不已。

“等他们结完婚我们一定去……我的腿犯着关节炎，老婆子老是喊叫腰痛……我们行动不便，不能给他们添麻烦。”王春喜说。

“好，就这样……等他们结完婚，我们再去什么‘天上人间’，享受享受年轻人的生活……”麻秆子说，他是听自己的孙女在电话里这样说的，他们结婚是在一个叫“天上人间”的别墅里。

“他们也都不容易……”王春喜说。三位老人沉浸在对儿孙们现在生活的憧憬里。他们知道这些年来，这些后人在追求幸福生活的道路上，坎坎坷坷地奋斗着……

……

物换星移，岁月如梭。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古老的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水流湾的小天地已经不能满足年轻人的欲望，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已转换到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大家思考和谈论最多的是如何发家致富。小燕子嫁给了秦川地区吴家堡的吴姓人家，自己是个家庭教师，丈夫吴昊是建筑工程师。小锁子也已成家立业，有个儿子叫米俊（以后也大学毕业），王春喜和李玉锦的儿子泉泉也育有一个儿子，叫王浩（以后是房地产项目经理）。麻秆子的孙子辈叫麻秀英（依然在兴隆饭店，坚守饭店的生意）。李玉锦和王春喜、麻秆子这些上一代人，也慢慢地退出了人生的历史舞台。他们的下一代在争取美好的生活中，各奔东西。昔日的亲朋好友在漫长的岁月变化中已经成为陌路生人。虽然是一些小人物，但是从他们身上见微知著，人们关心这些人的命运，现在，本集的传奇故事就从这些人的下一代说起。

小燕子嫁到了吴家堡，已经有了两个女儿。说起来，这两个女儿应该和米俊、王浩、麻秀英他们是同辈。

吴姓在吴家堡是一个大姓，小燕子的丈夫吴昊专门承包建筑工程，家道还算殷实。燕子结婚后一连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取名爱花，小女儿取名小花，年龄相差两岁多。小花到一岁多的时候，丈夫吴昊总是觉得美中不足，想要一个男孩儿，但是由于计划生育，再要一个孩子就是超生，会受到政府惩罚。那一天，村里的快嘴麻溜婆出了一个主意说，20里开外的周家嘴，有一个豆腐世家，因为人是个锅锅腰，人们叫他周腰锅，周腰锅会做豆腐生意，家里很有钱，就是没有儿女，他很想要一个女儿，如果吴妈（她把燕子叫吴妈，因为嫁给吴家，女儿姓吴，我们也且叫她吴妈）愿意，把女儿给了他，女儿以后一定享福，吴妈也可以再生一个。吴妈和丈夫商量后觉得合适，让麻溜婆去找周腰锅，条件是知根知底，以后孩子过得幸福就行，看看周腰锅是否愿意。

麻溜婆很快去周家嘴找周腰锅，周腰锅很高兴能要到一个女儿，自己40多岁，腿又瘸，腰又锅，脸上又有麻子。由于形象不佳，没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自由恋爱，曾经找了一个30多岁害过小儿麻痹的瘸腿女人，可那女人和他过了一年突然脑溢血死了。不久又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胖胖的有点神里神气的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二婚女人，因为那女人的男人另有所爱，抛弃了她。那天，他只是邀请她们进普通的饭馆吃了一顿羊肉泡馍，那女人觉得他老实厚道，是自己以后生活的依靠，没有举行任何形式的婚礼，那天晚上就直接把自己简单的铺盖铺在了他的床上。那女人床上功夫了得，几个晚上翻云覆雨，把他折腾得精疲力竭。他有点害怕，就慢慢冷落了她，那女人也觉得他身单力薄，又有残疾，不能满足自己那方面的要求，有点瞧不起他。当然，这女人本来也是水性杨花。有一天，在一个盲流大汉的诱惑下，那女人又悄悄地跟着盲流大汉跑了。有人说他命硬，克妻，守不住媳妇，以后再没有人敢给他介绍对象，也没有女人敢嫁给他了，他也再没有想过要成家。有了一个女儿，就有了一个家，女儿以后可以自己养老送终，也可以传宗接代，他的心中有了希望，有了依托，真是天随人愿，他巴不得赶快成此好事。这天早上，他把自己打扮了一番，就带了3000元，和麻溜婆一起来找吴妈。

“你有此心，我有彼意，真是缘分……麻溜婆已经告诉了我一切。今





天我特地来抱我的女儿……”见了吴妈，周腰锅笑着说道。吴妈心中一惊，感到这个锅锅腰、瘸腿、麻子脸的男人油嘴滑舌，八字没见一撇就这样说话，有点奇怪，心中也难以割舍，女儿交给他是不是能放心？麻溜婆却看透了她的心，也是笑笑地说：“你放心，这个锅锅腰看人不咋地，心却是好，他就是这么个人……卖豆腐的嘴，油腔滑调，嘴大不收口儿，却是个实在人。”

“我也是无奈，舍不得却没有办法……都是我家男人的歪心眼儿……他想要个儿子。”吴妈眼泪巴巴地说。男人吴昊总是忙于事务，今天恰恰不在家。她心里七上八下的，拿不定主意。

“事已至此，你只说愿不愿意。愿意，我留下 3000 元的酬劳费，孩子我带走，人钱两清……”

“这不是卖孩子吗？我可不是卖孩子……”吴妈哀哀地说。

“什么卖孩子，我就是一点儿心意……”周腰锅眯着一双细细的眼睛说。那双眼睛虽然小却很有神，看人时目光炯炯，让人觉得慈祥而诡异，给吴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好了！好了！让我们把孩子带走……趁着孩子睡觉。”麻溜婆催促着说，“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

“以后还想见面？哼！我可不愿意。”周腰锅看着吴妈怪异地一笑，嘴里咕哝着说，“从今往后，我就是她的亲爸爸，她就是我的亲囡囡，谁也别想……和她有啥瓜葛。”

“胡说八道，满嘴放炮，把钱留下，抱孩子……走人！”麻溜婆使劲儿在周腰锅腰上拧了一下，她不愿意让吴妈伤心，催促他赶快走。周腰锅龇牙咧嘴，还是怪异地笑着说：“亲家，后会无……哈哈，有期，哈哈……有期。”一溜烟儿地抱着孩子走了。

吴妈后来真的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争气，顾名思义，为了给自己争口气。

时光流逝，光阴似箭。一晃，又是 20 多年过去了，爱花成了大姑娘，嫁给了张家堡的小伙张彪子；儿子争气也已经长大成人，大学毕业，在政府部门工作。吴妈也慢慢变成了一个 50 多岁的老太婆。小花却渺无音讯，女儿是否还在世上，吴家似乎也已经淡忘。岁月匆匆，人们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各奔前程。

第二章 爱花和彪子

西北的黄土高原，每年在七八月间，由于风沙的原因，加上典型的内陆气候，天地总是雾蒙蒙的一片。站在高处，一眼望去，无尽的天边好像笼罩着一层纱，如果你沉醉于无限的想象之中，古往今来，那层雾蒙蒙的纱中让人总是浮想联翩。

灰黄的渭河浩浩荡荡向东流去，像一把刀子在黄土高原上雕刻着自己的形象，却把一个个村子裹挟在自己长蛇一样的身体里，任凭风吹雨打。

村子叫张家堡，如果是坐车，离西安只有半天的路程，虽然在渭河边上，但是放眼西睥，无数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遥遥在望，在快速发展的现代化的今天，这里已经是城市的边缘。

向西5公里，有一座别样的建筑，阔大宏伟，圆柱形的门，宽大的走廊，突出的门楣设计精巧，左边一块醒目的牌子上写着“古城人民法院”。这里是人们心目中神圣而又庄严的地方，因为它代表着公平正义，人们总是在内心深处顶礼膜拜，敬而远之。

向南5公里，是吴家堡，和张家堡遥遥相望。两个村子的人们往来密切，经常有亲戚走动。爱花的母亲吴妈就时常在两个村子间来来往往。

上溯3000年，这里曾经是十三朝古都的发祥地，帝王从来是人类中的精英，选择的建都之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富庶之地。中国历史上，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休养生息，屯兵养马，发展壮大的。从这一块土地上开出兵强马壮的军队，经过历年的征战，统一了六国。可见，帝王之都的人历史上就是雄心勃勃的人。说他们个个都是野心家，这话也许夸张，但是西北的莽汉子，敢于拼搏，能够奋斗，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





雄心勃勃却是不争的事实。彪子就是这样的人。

这里和水流湾不同，一眼望去，千里平川，高天厚土，土地肥沃，是繁衍生息的好地方。

张家堡在渭河的边上，曲曲折折的渭河，千百年来富裕了黄土地上的人们。即使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或自然灾害时期，这里的人们也基本上能够丰衣足食。因为渭河在每年的大水过后所冲积的滩涂都是肥沃的，只要人勤快，冬季播种小麦和油菜，来年只要老天爷光顾，下一场雨，一定会获得丰收。彪子和自己的婆娘爱花生活在这里，凭着自己的一双手在大水过后淤积的广阔的滩涂地耕种，经营着三五十亩地，广种薄收，吃穿不愁，虽然辛苦，没有城市方便的生活条件，但是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其乐融融。

婆娘爱花以前也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自打给彪子生了一男一女，心里的想法就多了，村里的人都说他们有儿有女，吃穿不愁，在如今改革开放的年代只要有心眼儿，踏实肯干，这一家人就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人。可是，日月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却慢慢改变着她们的思维。

孩子一天天地长大，虽然农村的生活现在也不比城里差，但毕竟是农村，要和土地打交道，免不了要做一些体力劳动。儿子阿祥由村里的学前班上到了镇上的小学，女儿阿慧也上了村里的学前班，每当孩子高高兴兴地去上学，跳跳蹦蹦地回家的时候，爱花的心中就别提多么高兴。孩子是他们的未来，是她生命的延续，她看到这种情况，心中往往会充满一种幸福的感觉。她和彪子不止一次说过，自己再苦再累，也要给两个孩子创造美好的未来，决不能让他们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再干父母的事情接父母的班儿。村子里的朱老么、郑大鹏，不是一个个地都把自己的儿子供养上了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广州那样的大城市挣大钱？朱老么曾经还用讽刺的口吻说她：“我家能出大学生，你家能吗？”那个时候，农村人把家里供出个大学生，当作了不得的事情，不但自己心中感到自豪，村里的人也感到自豪，提起来人前人后地夸。

“你家能出个烂大学生，看把你张狂得就不得了了，尾巴能翘到天上去！我的儿子女儿，我都要让他们上大学！”爱花却不买朱老么的账，故意用难听的话气他。

“得了吧，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真正能上了大学，你再吹吧。”朱老么就是朱老么，说话的口气永远都带着狂妄自大。农村人最讲究实际，

朱老么就是这么实打实的人，说话也不看人的脸色。

“别门缝里看人，把人都看扁了，你家能出大学生，我家也一定能出！”爱花较起劲来。从那时候起，她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把儿女培养成人，跳出农门，做一番荣宗耀祖的事情，看你朱老么还敢小瞧人不？

“哎！哎！等着瞧，你家出两个大学生，你们过上城里人的生活，那时候我就是朱老大……我给你们披红花……”朱老么笑笑地讽刺着说。他是故意在和爱花开玩笑，农村人，饭后茶余，酒足饭饱，男男女女聚在一起，说笑聊天，打打诳语，是经常的事情。可是爱花却记在了心里。

爱花小的时候，没有好好念书，初中毕业就回家务农，没有多少文化。农村人有攀比的心理，当看到和自己年龄一样的人因为有文化，外出打工或者干其他体面的行业，爱花的心中就痒痒的。她羡慕城里人的生活，羡慕农村那些有钱人的生活，朱老么的话虽然只是开个玩笑，但她来说却成了刺激话，使其在思想深处“闹革命”了，并成为了一种动力。她和彪子下定决心，一定要培养教育好自己的两个孩子，让他们出人头地。

这天下午，爱花去了自己的娘家，娘家人饭后茶余谈论最多的是柴米油盐、物价的猛涨和日子的艰难，末了也自然而然地谈论到孩子的上学。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物价在溜溜地往上涨，赚几个钱不容易，花却不经花……如今的孩子上学也不容易……”一个年轻人说。

“可不是，有人已经总结，这个社会是病不起（住不起医院）、死不起（买不起坟墓）、住不起（买不起房子）、上不起（上不起学校）……”一个叫二狗的社会混混儿说。二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以前学过一些拳脚功夫，爱打抱不平。虽然聪明，可是他的聪明以前总是用在歪门邪道处，爱打麻将，曾经幻想在麻将桌上赚钱，和几个牌友没日没夜地打，打了几年，输输赢赢不计其数，到头来还是落了个穷光蛋。他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是“牌打三十年，各赢各的钱”。有了经验教训，他洗手不打麻将了，却幻想着一夜暴富。他借着做生意的名，借了亲戚朋友几万元，一时不知道用这些钱怎样发财致富。有人出主意让他打“老虎机”，说手气好，一夜之间就可以赚到十几万，他果真那样做了，开始赚了钱，他觉得这样暴富容易，挣大钱的欲望让他欲罢不能，没想到几次下来，连自己借来的本钱也输了个精光，从此洗手不干了。挫折让他灰心丧气，他不总结经验教训，





再谋事业，却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起来，整日游手好闲。借人钱，不思归还，人家讨要时他却胡说八道，要么避而远之，要么冷言冷语蒙混过关，耍起了无赖。因为他有一点儿拳脚功夫，被借的人也无可奈何。他变成了一个无所作为混吃混喝的街道混混儿。用他的话说，自己是在“韬光养晦，寻找机会”。他说的话这时候却引起大家的共鸣。

“二狗兄弟说得实在，学问不浅。”有人故意拍二狗的马屁。

“红萝卜瞧辣子，吃出没看出，混混儿二狗还是有些学问，总结得当真一点儿不差。”也有人讽刺着附和道。二狗子也不在乎，只是卷着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捡来的烟头，优哉游哉地吸着，像水中鱼吐泡泡一样，仰面朝天，不时吐着一个个烟圈圈儿。那种姿态，让人觉得滑稽可笑。

“我也只是听人家说的，并不是自己的发明创造。”二狗哧哧地笑着说，“如今信息发达，手机里什么信息都有。”

“说得不错，确实如此，可从小学到初中是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可是花钱少的。”这是一个教师模样的人，他是站在教育系统的角度发表自己的看法。

“高中到大学可是要花费许多钱的。”一个正在供养儿子上大学的学生家长说。这个学生家长是一个做生意的，他做的是水果生意，经年累月地在集镇人多的地方摆摊儿设点，看着过往的客人叫卖，长年经受风吹雨打的黝黑的脸上，总是显现出一种让人可怜的乞求神色。生意不景气的时候，他自己觉得养家糊口都比较难，更别说供养一个大学生，对此他是深有体会的。

村子里的人们这时候是最放松的时候，各自门前的街道是饭后茶余聚会聊天的好地方。人们放开自己的嘴巴，天南地北地聊天，这些人都是和爱花从小一起长大的，平时东家长西家短地东拉西扯，上自中央某领导人贪污受贿了多少多少亿，下至地方的村主任谁谁谁又做了什么不得人心的事情，有人现场就发泄愤慨：

“现在的领导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

“也不能一概而论，还是有好官。”有人说。

“好官不好官，大家都想升官发财……”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圣人说的……”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中央现在反腐败，力度很大，这些贪污的人该杀。国家看来有希望。”

“有屁希望，这些黑心的东西连祖宗都不要了，把钱都弄到国外去了，人也在国外享受有钱人的生活，不信你晚上看电视，中央最近又宣布了红色通缉令，大概是五十几个大官……”混混儿二狗说。

“怪道我们都这么穷，原来国家的钱都让这些贪官污吏弄到国外去挥霍了。”有人说。

“也不能完全这样认为，毕竟腐败只是国家发展的一方面，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事情，社会的主流还是国家的经济确实发展了，国家也正在治理腐败。只是大家要想着办法赚钱，不要赚昧心钱，这才是硬道理。”这是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的。这种人给人的感觉总是一本正经，可是让人觉得酸溜溜的，好像是冠冕堂皇的官腔。

大家在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出现在大家面前，他是爱花的兄弟争气，就是吴妈后来千方百计生育的一个儿子。他大学毕业后，刚刚应聘到政府部门。

“对着哩，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全国的形势都是这样，但是赚钱是硬道理，确实是什么事情都必须用钱来解决问题……”争气说。年轻人说话总是直来直去。

“你是上过学的，你应该深有体会。你说说，从小学到大学，供养一个学生需要多少钱？”爱花看着争气问。争气思考了一下，对爱花说：

“现在要供养一个大学生，没有个十来万是不行的。你们要供养两个大学生，先别说考上考不上，供出来大概也需要二十好几万吧！所以，你们眼下要紧的是赚钱，多赚钱。”争气语重心长地对爱花说。爱花知道兄弟的话是真的，因为争气自己就是前年毕业的大学生，那时候母亲算过一笔账，他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家里花费了十几万。现在供养一个大学生比那时候花钱更多。

“两个孩子供养到大学毕业……20多万哪，对农村人来说，那可不是一笔小数字。”争气说。人们发出来各种不同的叹声，表示对他的说法认同。

“就是，我和你彪子哥说了，一定要供养两个孩子上大学，兄弟，你看城里有啥赚钱的门路，给我和你哥介绍介绍，好让我们多挣些钱，准备给娃儿们将来上大学用。”爱花忽然有一种危机感，她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她的两个孩子，她记起来朱老么的话：“我的孩子能上大学，你的孩子能吗？你的孩子上了大学，我就叫朱老大，我给你披红花……”那种讽



刺的话让她刻骨铭心。

“你有啥本事？小时候不好好念书，一个农村女人能做啥事！”吴妈出来看着爱花不屑地说。她对自己的女儿最了解。小时候由于她和丈夫忙于事务，总是由着爱花的性子，爱花初中毕业就辍学在家，这是她最不愿意提及的事情。

“妈——你，咋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爱花有点不高兴，觉得母亲是在泼冷水。

“咋？我说得不对？妈活到这年龄，就得出一条经验：路基本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母亲吴妈并不理会，说话时总是带着一种教训的口气。

“妈，你……”爱花有些着急，虽然是说闲话聊天，她现在却认为是正经事情，在大家面前，她怕失了面子。

争气看到姐姐着急的样子想了想说：

“行！姐，只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个事情要慢慢来。”争气其实是心中没数，因为姐这样的年龄，又没有多少文化知识，在城里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可是她毕竟是自己的姐，他不能推辞，也有些想帮姐的忙，所以这样敷衍地说着，心里想着自己的那些人脉，那些在政府岗位上的人，谁是个什么角色、有什么能力、能够给自己帮什么忙，在心中一一过滤着。他要把自己姐交代的事情时刻记在心里，认认真真去落实，依靠这些人脉，给姐找一个合适的能够赚钱的事情。

“眼下来说，赚钱是大事，关系到两个娃的前途命运，可是要紧着哩，兄弟可千万放在心上。”爱花缠着自己的兄弟。

“就是，争气在县里工作，也是人前的人，应该帮帮姐。”混混儿二狗急忙帮着说话。

“听说你在县里的政府部门，给你姐谋一个赚钱的差事应该没有问题。”有人说。年轻人好激动，争气心中一热，好像表决心一样地说：

“姐，你放心，兄弟一定尽力而为。我这几天和几个朋友联系，一定给你找一个体体面面的事情。”争气似乎胸有成竹。他是受到众人的激将法，一时觉得对自己姐交代的事情应该尽心尽力去办。

第三章 欲望

地里的农活最忙的时候是三四月份，这个时候，小麦才刚刚起身，需要追肥、浇水、防治病虫害。彪子承包了村里的10亩地，连同自己原来的20亩地合起来30多亩，要做完这些事情，必须要一个过程，前后需要一个月。最难的是浇地。村里管理水井的老牛，就是有一股牛脾气，浇地的时候，严格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排队。浇地是农忙时期村里的大事，老牛对村里的三亲六故从不照顾，坚持从大家利益出发，公平合理地安排浇地，所以，大家叫他“牛公道”。牛公道安排完了其他村民的浇地，轮到彪子的时候已经到了3月下旬，追肥、打药就堆在了一起，爱花心里很不乐意。

“论辈分，牛公道算是你的老舅子，也不睁开眼睛看看，照顾照顾自己的这个穷外甥。照这样下去，猴年马月才能赚够两个娃娃上学的钱？你也不活动他一下，给你的老舅子吃一点‘开心丸’。这么早的天，早早浇了那30亩地，让人省了多少心？你就是一个榆木疙瘩，不开窍！”爱花指着彪子的鼻子说，她觉得自己的男人缺少心眼儿，不会利用人际关系。

“屁话，老舅是老舅，浇地是浇地，两码事，不要胡乱扯在一起。何况……”彪子说。牛公道是他的一个远门亲戚，这个亲戚的脾气古怪，最看不起请客送礼的人，平时也不怎么和村里有头有脸的人来往，做事是个直肠子，既是彪子的上辈老舅，又是村子里一个管事的，彪子对他有点怵。

“你个榆木疙瘩，我问你，现在啥事情不凭关系？从上到下，从南到北，干什么事情不凭关系？告诉你，我已经给我的兄弟说了，让他找找关系，我要去县城干事情，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事情我不愿意干了，也不想干了。





整天和土坷垃打交道，能有啥出息？”

“不干就不干吧，老子一个人干，你就去找小舅子吧，找找关系，跳出‘农门’，走你的阳关大道吧。”彪子说。他正在收拾自己用了几年的药桶子，准备给地里打药防虫，每年的农活都是夫妻两人一起干，自从爱花有进城托关系赚钱的想法，他就准备一个人干。爱花本来向往城里人的生活，地里的活路有一点儿不顺心，她就会不耐烦。女人嘛！虚荣心强，总是想入非非，向往荣华富贵。这点彪子很清楚，这些地虽然是他的命根子，是他曾经梦想富贵及发家致富的根本。但是这几年的形势变了，人们已经对农村靠土地发家致富的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这主要是因为种庄稼投资大，收益少，一年到头忙不下几个钱，也是因为人们和土坷垃打交道，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压根儿就瞧不起又苦又累的农民。

“好的！这可是你说的，我明天就进城缠着我的兄弟，让他给我找一个体体面面的事情，挣大钱。”

“你有什么本事？能写，会算，还是会耍嘴皮子哄人？”彪子看着自己的老婆问。

“你，你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只要有关系，我什么……都会。”爱花红着脸说。

“你什么都会？我看你是吹牛皮说大话吧！你会开车吗？你会电脑吗？你会……哄人，甜言蜜语地忽悠人吗？……外面的花花世事复杂着哩。就你那智商，小心被别人卖了，保不住还会替人家数钱……”

“你那张嘴就会说屁话，我吴爱花也不是一个傻子，不赚钱也就罢了，还能让人卖了？真是笑话。不信走着瞧，明天我就去县城，我的兄弟一定会给我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

“还不行！你还不能走，从明天起我要给30亩地打药，拉水配药的事情多着哩，你走了我一个人咋弄哩？过了后天你再走。”

“那不行，你的本事那么大，还要我做什么？你自己干吧！”爱花讽刺着说。女人这个时候其实是最不讲道理的，何况家中的事情从来就是枝枝叶叶，错综复杂，谁对谁错难说清楚。

“你不要抓了那头，丢了这头，地里的庄稼是咱的主要事情，还是考虑做好地里的农活，再去城里干赚钱的事情。”彪子说。他觉得地里的农活现在是最忙的时候，爱花走了，自己一个人确实忙不过来。